

# 泸州宋代武士石刻

邹西丹 (泸州市博物馆)

**摘要:** 泸州宋墓出土的石刻中, 有一批武士形象, 其中大多为男性武士, 还有几件女性武士。文中对这些武士的装扮、雕刻技法以及艺术风格作了介绍, 并分析了其文化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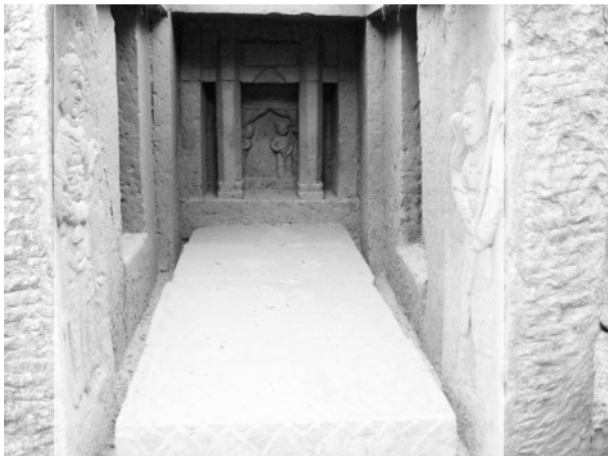
**关键词:** 泸县宋墓; 武士形象; 雕刻技法

**中图分类号:** K87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8)02-0084-04

近年来, 随着大量宋代石刻的出土、《泸县宋墓》的出版以及泸县宋墓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泸州宋代石刻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作为具有极高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 包括武士、侍女、青龙等等丰富内容的泸州宋代石刻, 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泸州宋代社会风俗、艺术审美取向的直观体现, 但多年来研究的匮乏, 使这些珍贵文物的文化内涵尘封于历史而无以为知, 亟需发掘和整理。笔者选取这些珍贵石刻中的武士形象, 从服饰特征出发, 寻找和总结特点, 为以后更为深入地研究奠定基础。

## 一、武士形象类型

泸州宋代武士石刻出土于仿木结构的石室墓中, 位于墓门左右两侧门柱上(图一), 在丧葬意义上扮演着镇墓守门的角色, 又可称为神将, 在整个丧葬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一 武士石刻位置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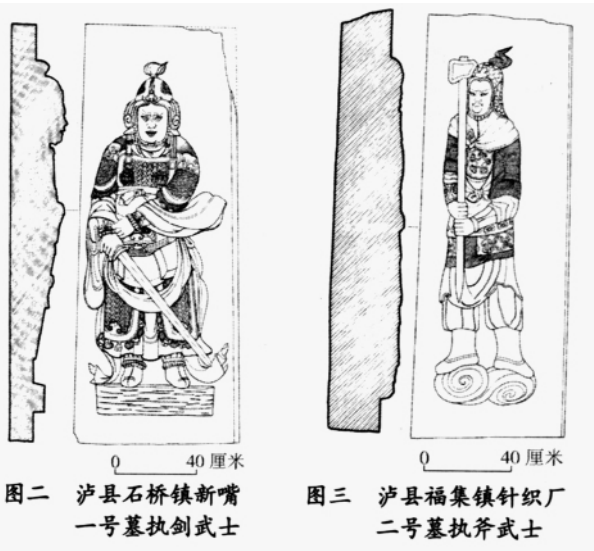
目前泸州地区各文管所收藏了宋代武士石刻百余件, 这些石刻大小各异, 矮的几十公分, 高的达两米多, 雕刻表现手法多样, 除绝大多数为男性武士外, 还有六件为女性武士, 使这一类型的石刻更为精彩纷呈, 下面予以分别阐述。

### (一) 男性武士

除了常见的怒目圆睁的威武形象, 男性武士还有温文尔雅的儒雅形象, 雕刻精致大气。武士们头戴盔, 身穿甲, 手持兵器, 脚踏祥云, 个个英姿飒爽。依据头盔样式的不同, 又可以分为头戴兜鍪、冠和幞头三种。

#### 1、戴兜鍪的男武士形象

戴兜鍪的武士形象在目前发现的石刻中约占九成半左右, 是非常典型的宋代武士形象。兜鍪由头盔和顿项组成, 样式繁杂, 装饰各有不同。因头盔和顿项制作方式、材料和组合装饰等的不同, 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图二 泸县石桥镇新嘴一号墓执剑武士

图三 泸县福集镇针织厂二号墓执斧武士

(1)、头盔左右两侧为夸张的凤翅装饰,凤翅向两侧张开,整顶装饰红缨,顿项位于耳后,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出土的武士石刻可以概括出这种武士的着装特点(图二),该武士头盔两侧凤翅形护耳向两侧张开,下沿隐隐露出的顿项披于肩后,头顶装饰缨饰一束,身着两裆甲,内衬宽袖战袍,两臂有披膊,小臂着臂鞬,护腰前面刻兽面,腰部裹绦带,绦带于腰后下垂飘至脚部,下身着甲裙,甲裙下沿饰铃铛和缨饰,内着宽口袴,用帛带绑缚,足穿靴。整体着装风格华丽,微风凛凛,装饰繁缛,可能为礼仪性着装。

(2)、头盔与顿项连为一体,有的有小型凤翅形护耳有的没有,有的顿项向上卷起。以泸县福集镇针织厂二号墓出土的武士石刻为例(图三),该武士头戴头盔与顿项连为一体的兜鍪,兜鍪上装饰小的凤翅形护耳,肩部披巾结于胸前,身穿铠甲,着披膊和臂鞬,护腰外束革带,



图四 泸县牛滩镇玉峰村施大坡二号墓执剑武士



图五 合江县文管所收藏戴皮胄武士



图六 合江县文管所收藏戴虎形盔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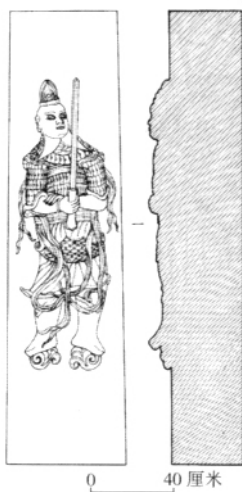
图七 泸州市文管所收藏戴浑脱帽武士

窄袖袍服下沿露出双腿宽裤,束于长靴内。而泸县牛滩镇玉峰村施大坡二号墓的武士(图四)则顿项向上翻起,头顶缨饰从中向左右分开,身穿袍式铠甲,肩披长巾,巾角系结于胸前,铠甲的甲裙长至脚踝处,铠甲内穿圆领战袍,腰束带,脚着靴。整体着装风格简单紧凑,轻便易行,可能为日常性着装。

(3)、动物形头盔、皮胄等异形兜鍪,以合江文管所所藏的两件武士为例,其中一件执斧武士头戴皮胄(图五),样式与汉代皮胄基本相同,身着交领宽袖长袍,右手袖口系结,腰系带,双手握斧;另一件执剑武士头戴虎形盔(图六),连有顿项,身着窄袖圆领长袍,腰系束腰,颈后擦旗。此外,泸州市文管所收藏的一件石刻上的武士(图七),所戴的头盔为胡族的浑脱帽,头盔前端翘起,装饰花纹,顿项卷起,绦带系于颌下,在耳侧飘起,内着铠甲,外罩小袖翻领长袍,腰束捍腰,系帛带飘于两侧,脚着软锦靴,腰挎剑囊,双手握骨朵,整体服饰完全为胡服风格。

## 2、戴冠的男武士形象

这一类型武士武士头戴冠,身着铠甲或袍服。以泸县青龙镇二号墓出土武士石刻为例(图八),左侧武士头戴束发冠,蓄长须,对半分于脸颊左右两侧,身披铠甲,甲的下缘长至腹下,无腿裙,肩披披膊,胸前系带结于左右两侧,双袖上挽露出小臂所缚肩膊。腰系革带,上挽一飘带垂于腰前,足着“V”形口长靴。



图八 泸县青龙镇二号墓执剑武士



图九 泸县牛滩镇滩上村二号墓执骨朵武士

3、戴幞头的男武士形象 目前所知的这一类型的武士形象所戴的幞头样式有交角幞头、包头幞头及头巾三种。泸县牛滩镇滩上村二号墓的武士戴交脚幞头(图九),幞头前额饰白鹤及花卉图案,着圆领内衣,两当甲,外披圆领窄袖战袍及护腰,护腰上装饰花卉图案,护腰上系玉带,以方形、菱形及圆形玉片为饰,玉带内扎帛带,垂于左右两侧。甲裙及膝露出袍外,甲裙下所着宽口裤用带系扎,脚蹬及脚踝短靴,上饰如意纹。整体着装华丽精致,为典型的仪卫着装。

泸州市文管所收藏的两件武士石刻(图十),武士头部整体被巾幞包裹,头顶露出发髻,身穿圆领小袖及膝袍。合江县文管所收藏的两件武士石刻(图十一),则头顶束发髻,裹纱巾,身穿交领大袖袍服,戴臂鞬,脚蹬长靴,宽口袴束于靴内。

## (二)、女性武士

现有的六件宋代女性武士石刻四件出土于泸县牛滩镇滩上村一、三号墓,两件藏于泸州市文管所。六位女武士所戴头髻样式与男武士有很大的区别,其中三位戴四方或六方瓦楞帽,角端翘起,为胡族所常戴,如牛滩滩山村三号墓的持斧女武士(图十二),头绾发髻,戴四方瓦楞帽,帽下沿两侧有带系于颈下,帽顶装饰花纹图案及缨饰,身穿两当甲,着护膊并在接近肩部处刻成兽头状,缚臂鞬。铠甲外罩窄袖圆领战袍,战袍

罩于右臂而露出左臂护膊臂鞬。腰束护腰系玉带,饰帛带飘于左右两侧。甲裙下沿露出双腿宽口裤,脚穿花靴。

滩上村一号墓出土的执鞭女武士则头戴虎头形兜鍪(图十三),以虎头为盔爪为顿项,盔顶饰“王”字和缨饰,身着铠甲,下着甲裙,铠甲外罩窄袖敞胸翻领战袍,腰束护腰革带。

泸州市文管所所藏两件女武士所戴头髻类似于花冠,以其中一件执剑女武士为例,头戴花形髻,两侧护耳呈卷草形,着窄袖长袍,肩罩花形肩巾,腰系护腰及革带,革带上束帛带飘于两侧,右手挂宝剑行交手礼,整体形态端庄娴静,另一件执斧女武士头髻样式于执剑女武士相同,而身着大袖翻领长袍,袖口打结飘于身后,双手握斧,显的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图十四)。

## 二、雕刻技法及艺术风格

因墓葬所建年代社会经济、工匠、审美情趣等的差异,这些武士石刻在图像的处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精细有的粗劣,总体上在开凿出整块条石后,先对石材表面进行打磨处理,使表面光滑平整,然后绘制图案进行雕刻,有的在完成后还在表面施以彩绘,使画面更为生动。

在进行武士石刻雕刻时使用了以下几种雕刻技法:

1. 阴线刻 又称“平面阴线刻”,其物象与



图十 泸州市文管所藏戴幞头武士



图十一 合江县文管所藏戴头巾武士



图十二 牛滩滩山村三号墓执斧武士



图十三 泸县滩上村一号墓执鞭女武士

石面均在同一个平面上,目前仅发现两件。多用在武士的细部表现如衣纹上。

2. 剔地浮雕 先将石面剔刻成龕形,再在龕内浮雕出武士形态。

3. 浮雕 这类雕刻技法运用最多,浮雕或高或底,高的达五公分以上,底的一两公分。

4. 半立雕 接近于立体的圆雕,凸起部分高达十公分以上。

总的来说,上述几种雕刻技法中以浮雕局部结合阴线刻最为常见。

在艺术风格上,艺术与写实并存,人物或正立或十分之三侧立,强调动感,充分借鉴佛教天王造像技巧,如耳侧和腰侧飘逸的帛带,脚下踩踏的祥云及怪兽的造型特点。构图主体鲜明、模式化。

### 三、渊源与文化特色

#### 1. 渊源

武士形象在墓葬中的出现相当的早,因时代的不同而各有特点,又因载体的不同而或写实或夸张,泸州宋代武士石刻艺术形态与其它四川地区宋墓出土的武士石刻基本一致,在雕刻手法及艺术风格上一脉相承<sup>[1]</sup>,整个四川地区的宋代武士石刻艺术形态早在唐代就已成熟,我们在陕西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唐代天王造像上(图十五),就可看到这种造型的影子。四川及泸州地区的宋代武士石刻是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结晶,泸州宋



图十四 泸州市文管所藏执斧女武士



图十五 陕西碑林博物馆藏两件唐代天王造像

代武士石刻艺术的鼎盛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前代造型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 2. 文化特色

从目前的纪年资料看<sup>[2]</sup>,泸州地区的宋代武士石刻多为南宋中晚期,与四川其他地区出土的武士石刻时代基本相同,属于同一艺术风格产品,泸州宋代石刻是四川地区石室墓雕刻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在表现内容及手法上较其他地区更为丰富多彩。

(1)、泸州地区武士们的着装,绝大多数样式讲究,装饰繁复,除了我们熟悉的头盔铠甲样式,还有翻领小袖长袍、浑脱帽、软锦靴等胡族服饰的踪影,较同时出土的侍女及侍者服饰更为斑斓多彩,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战争促使军事武装的迅速发展,而崇尚胡服的风气也深入社会每一个层面。

(2)、女性武士曾在彭山县南宋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两件,广元宋代石室墓中出头两件<sup>[3]</sup>,这四件女性武士石刻均出土于夫妻合葬墓中的女墓主人墓室内,泸州地区出土的六件女性武士均为征集,墓葬及墓主人的情况不甚了了,从这一现象看,富贵家的女主人可能以女婢为贴身侍卫,保卫其安全,而这些武士石刻的雕刻并非凭空想象,是根据墓主人家的情况来进行的,这与宋代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也是相符的。

注释:

[1] 四川省博物馆、广元县文管所:《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6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彭山县文化馆《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泸州市博物馆、泸县文物管理所:《泸县宋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彭山县文化馆:《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四川省博物馆、广元县文管所《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6期。